

曝書亭集

十

蘇子瞻
知不足齋
PDG

曝書亭集卷第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三

重刊白香山詩集序

詩家好名未有過於唐白傳者既屬其友元微之排纘長慶集矣而又自編後集爲之序復爲之記旣以集本付其從子外孫矣而又分貯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比於杜元凱峴山碑尤汲汲焉或疑公曠達不應戚戚於年歲之逾邁沾沾於官秩之遷除計祿奉之損益不知公之進退出處係時事之否泰恒恐後人論世者不得其詳故屢見之篇咏斯則公之微意乎公集自宋李伯珍刊之吳郡何友諒刊之忠州二本均有年譜其後坊刻雜出漸失其舊或以譜非其要置

而不錄迄于今紕繆轉甚予友汪君西亭氏憂之既定其卷次正其愆譌因仿國史表補撰年譜一卷書成鏤板以行予聞嘗熟毛氏藏有陳伯玉氏白文公譜假而觀之則君所編悉與陳氏合而海圖屏風一篇君力辨非討淮蔡時事驗之陳譜亦同于是人皆服君之考證予乃勸君并刊陳譜示諸學者陳氏有言維揚李德劬作爲年譜而不編年疎略抵牾今者李氏譜亡而陳氏譜復出與君所撰一經一緯互相發明不可謂非斯文之厚幸矣

朱文公文鈔序

陳同甫言于孝宗曰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讎方且低頭拱手高談性命之學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吾嘗誦其書

而悲之嗟夫言固可以若是哉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
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
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
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爲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
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
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夫
子集凡百卷生徒問荅八十卷別錄十卷大約論學之書爲
多而予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爲學者入德
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彼同
甫之書其不爲夫子言之亦可信已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
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夫稱爲誠
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
誠齋猶出其下蓋爲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
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
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
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
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向自梁谿徙吳實文簡
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抄撮其僅存者爲二卷鏤板
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爲之序予因撫其大略書之
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咏梅絕句有云湘
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

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公梁谿一曲小橋東之作並傳者也

信天巢遺藁序

瀛鄭之間有水禽焉其一漫畫掠魚鰕啄沙草不休其一信天緣凝立水際魚過則食之無魚亦不易地之二禽者其得飽恒均也宋處士菊礪高先生嘗以信天巢名其居先生高尚不仕以詩聞于時卒葬之葛嶺今翰林侍讀學士正公實先生裔孫求遺詩于宗祠所存無幾繼借得宋本則臨安府陳解元書籍鋪刊行者凡百餘篇合以他書所采鏤諸棗木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于臨安茶寮酒市多所題咏于是書坊取南渡後江湖之士以詩馳譽者刊爲江湖集至寶慶初李知孝爲言官見之彈事于是劉克莊潛夫敖陶孫器之

趙師秀紫芝曾極景建周文璞晉仙一時同獲罪而刊詩陳起亦不免焉今宋本先生詩殆即江湖集中之一而陳解元者起也方諸君子游咏先生虎視其間迨夫獲罪則超然議論之外今其事且五百年諸君子之詩或傳或否求其斷楮零墨不可得惟先生丘墓獨存宗祠不改又有賢子孫顯于朝俾詩篇復著于世然則先生其有隱德而致此者邪誦其詩可以感矣

十家宮詞序

宮詞不著錄于隋唐經籍唐宋藝文志惟陳氏書錄解題有三家宮詞三卷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宋丞相王珪作也又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宋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祕閣周彥質及王珪之子仲修五人詩各百首馬

氏通考取焉上元倪檢討闇公得十家宮詞于肆中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絕句一卷蓋猶是宋時雕本予見而亟錄其副會山東布政司參議胡君茨村以轉運至潞河屬其復鋟諸木鋟未竟而闇公沒于官其仲子亦天求宋本不再得藉胡君之力而是書以存誠厚幸也鄱陽洪伋稱宮詞古無有至唐人始爲之不知周南十一篇皆以寫宮壺之情即謂之宮詞也奚而不可然則雞鳴齊之宮詞也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君子偕老載馳碩人竹竿河廣邶鄘衛之宮詞也下而秦之壽人漢之安世隋之地厚天高皆房中之樂凡此其宮詞所自始乎闇公嘗言之矣花蕊春女之思也可以怨王建而下詞人之賦也可以觀至道君以天子自爲之風人之旨遠矣可謂善言詩者也闇公沒已二年胡君持母

喪還京師鏤板歸于予所乃序其本末而印行之

樂府補題序

樂府補題一卷嘗熟吳氏抄白本休寧汪氏購之長興藏書家予愛而亟錄之攜至京師宜興蔣京少好倚聲爲長短句讀之賞激不已遂鏤板以傳按集中作者唐玉潜氏以攢宮改殯義聲著聞周公謹氏寓居西吳自稱弁陽老人而武林遺事題曰泗水潜夫者研北雜志謂即公謹仇仁近氏詩載月泉吟社中張叔夏氏詞序謂鄭所南氏作王聖與氏先叔夏卒叔夏爲題集繹其詞殆嘗仕宋爲翰林其餘雖無行事可考大率皆宋末隱君子也誦其詞可以觀志意所存雖有山林友朋之娛而身世之感別有淒然言外者其騷人橘頌之遺音乎度諸君子在當日唱和之篇必不止此亦必有序

以志歲月惜今皆逸矣幸而是編僅存不爲蟬蝕鼠齧經四百年藉二子之功復流播於世詞章之傳蓋亦有數焉

白蘭谷天籟集序

明寧獻王權譜元人曲作者凡一百八十有七人白仁甫居第三雖次東籬小山之下而喻之鵬搏九霄其矜許也至矣予少時避兵練浦村舍無書覽金元院本心賞仁甫秋夜梧桐雨劇以爲出關鄭之上及纂唐宋元樂章爲詞綜一編憾未得仁甫之作意世無復有儲藏者康熙庚辰八月之望六安楊秀才希洛千里造予袖中出蘭谷天籟集則仁甫之詞也前有王尚書子勉序述仁甫家世本末頗詳始知仁甫名樸又字太素爲樞判寓齋之子後有洪武中助教江陰孫大雅序及安丘教諭松江曹安贊予因考元人諸集則匪獨遺

山元氏與樞判衿契若秋澗王氏雪樓程氏皆有與白氏父子往來贈送之詩蓋寓齋子三人仁甫仲氏也其伯叔則誠甫敬甫敬甫官江西理問雪樓送其之官有思君還讀寓齋詩之句此亦敬甫昆友之父執矣白氏于明初由姑孰徙六安希洛得之于其裔孫某將鋟木以行屬予正其誤乃析爲二卷序其端

放膽詩序

言志之謂詩永言之謂歌未有長言不足而能使人咏歎蹈舞之不倦者此吾友青壇吳御史放膽集所由編也膽也者六腑之精是曰中池萬慮之斷決胥此出焉人有恒言心欲大膽欲小唯詩不然風有七月東山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言之長者籥章掌之以逆寒暑以祈年

以樂田畷以息老物漢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爲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効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爲之者也六朝代降志微滌濫之音作而發揚蹈厲之志寡矣唐人取士拘以格律至李杜韓三家始極其變由是劉叉李賀盧仝馬異輩從而馳騁極乎天而蟠乎地又之言曰詩膽大如天殆信然邪其不及宋何也則青壇不欲誤天下後世之學詩者也今夫膽勇怯之不齊熱者毛焦虧者爪乾竭者髮枯薄者易驚病者善太息蓋雖欲放而不能善醫者何以治之犀株也火鈴也沃以三斗之酒也俾觀是集焉可矣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

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敝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鬪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萬曆窯所製至或下勞僣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旣遭兵火往時之栳椀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爲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于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曆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蓰焉至于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旣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焉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事之人今

年且半百歷游燕晉齊魯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游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新城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予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沒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入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予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爲無足異茲諷咏之而信其可傳傳之更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爲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置而不收何居曰獨不覩夫市盜盜者邪黃者縹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然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鬬雞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爾

清風集序

武進毛子霞集海內詞人投贈之作題曰清風集刻之太原其友秀水朱彝尊序之曰自采風廢于太師詩之爲教世儒鄙爲小技輟置不錄故魏晉而降傳者率多學士大夫從游應詔之作至窮閭漏屋之士蓋千百而存其十一焉其或藉友朋之蒐輯往往得附見于世若今所傳篋中諸集是已五常之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者皆命之自天一定而不可強獨朋友之交取之在我逢時利達既可致攬環結綬之好即不遇于時偃蹇失志而擔簦戴笠賣漿鼓刀擊筑之徒意氣相洽反或過焉蓋自少壯以至頽老自鄰比鄉曲以達天壤山林朝市恣其所求而不爲之限故言天下之至樂莫朋友若也雖然人之聚散無常死生契闊有非吾意之所期者

頽弁之詩既見君子方當悅懌之時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而申伯之入謝仲山甫之徂齊則得吉甫之詩以爲榮信夫嘉會之不可數得而同心之言尤古人所重也予寄跡草野高堂連魚菽之歡兄弟有鵲鷦之痛入門則婦子交謫不休舉四者之樂無一得焉惟是奔走道路通都廣邑山砧水涯獲從賢豪長者之後琴歌酒坐記憶平生相知贈酬之作略與子霞相等而比年以來零落過半追思往事恍若夢寐求其斷楮遺墨或邈不可得然後知子霞是編爲不可廢也子霞長予更一十七年自閩粵江楚以達于晉其舊游之感宜有甚于予者聞予之言得毋有愴然不能自己者乎

明詩綜序

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上自帝后近而宮闈宗潢遠而蕃

服旁及婦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徵諸謠諺入選者三千四百餘家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旣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焉析爲百卷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

高太常嗇菴遺藁序

建文壬午靖難師入自金川門文學博士方先生孝孺以下死者不可勝記吾鄉之殉國者有若程先生本立姚先生瑄楊先生任而太常少卿高先生遜志潔身去其官走永嘉山中是秋窮餓以死其門人翰林侍書同里蔣先生競斂而葬之芙蓉峰北野史所載盛庸兵敗自經者誤也予嘗游永嘉